

從東亞少年愛到台灣同志： 吳繼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與須永朝彥

劉靈均

日本三重大學人文學部特任講師

dearlittlecookie@gmail.com

摘 要

吳繼文（1955-）的長篇小說《世紀末少年愛讀本》（1996）是台灣 1990 年代「同志文學」風潮中重要而特殊的作品。吳繼文將清朝中期陳森的男色小說《品花寶鑑》改寫成《世紀末少年愛讀本》，重新描繪其中的情慾、戀愛關係，將其改造成具有台灣當代「同志文學」意義的作品。然而論者多未特別注意：吳繼文曾赴日留學，修得廣島大學的哲學碩士學位，更是一個有不少譯作的日本文學翻譯者。其書寫究竟如何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與其翻譯事業有何關係，應該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

以清代小說為底本改寫的《世紀末少年愛讀本》乍看之下是一部單純以現代角度重新詮釋中國古典小說的作品，難以從其中找到此作品與吳繼文其他譯作的關聯。然而在本文中，筆者將（1）確認《世紀末少年愛讀本》與《天河撩亂》之關係，並且確認書名借用於須永朝彥《世紀末少年誌》與《泰西少年愛讀本》，（2）確認日本文學界也尚未深入研究的隨筆家須永朝彥作品與編輯風格的特色，以及《世紀末少年誌》與《泰西少年愛讀本》之脈絡與內容，特別是在日本相當盛行，但在中文語境中意義並不清楚的「少年愛」，（3）討論吳繼文，如何受到同樣具有編輯者、翻譯者、創作者身份的須永朝彥影響，呈現出怎樣的「少年愛」、「讀本」風貌，並且再現在 1990 年代的台灣。

關鍵字：少年愛、翻譯、同志文學史、翻案小說、日本性

一、前言

隨著解嚴後的台灣同志理論、同志運動風生水起，1990 年代，「同志文學」成爲台灣文學場域中最蓬勃發展的文類之一。然而不論是針對台灣的同志理論、同志運動、乃至同志文學之討論，亦不論是支持同志或反對同志者，或論及源自歐美之女性主義、同志運動與理論、酷兒理論，或論及中國、華人文化中原有之性少數相關文化與論述，對於曾經在終戰前於台灣實施 50 年殖民統治，並在戰後依舊發揮文化軟實力之現代日本及其文化，言及卻甚少；而觀諸同志文學、當代同志文化，雖然有顯而可見的來自日本的影響，卻未有系統性之整理與討論。本文將從 1990 年代的同志文學作家中，與日本關係最深的吳繼文（1955-）的第一本長篇小說《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出發，梳理台灣同志文學與日本之間可能的關係。

吳繼文的長篇小說《世紀末少年愛讀本》（1996）是台灣 1990 年代描寫性少數的「同志文學」風潮中重要而特殊的作品。吳繼文將清朝中期陳森的男色小說《品花寶鑑》改寫成《世紀末少年愛讀本》，重新描繪其中的情慾、戀愛關係，將其改造成具有台灣當代「同志文學」意義的作品。

過往的研究大多關注於作者如何將一個仿擬異性戀「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青樓故事，改寫成一個具有當代同性戀意涵的故事，並討論其中的情慾描寫變化。然而論者都未注意到：吳繼文曾赴日留學，更是一個有不少譯作的日本文學翻譯者。其書寫究竟如何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與其翻譯事業有何關係，應該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

筆者已經在〈吳繼文《天河撩亂》中的「同志」與「東京」〉中，確認吳繼文的第二本長篇小說《天河撩亂》（1998）中，受到日本當代文學的影響，讓他的書寫中可以看到更多元的社會邊緣人形象（劉靈均，2015）。

然而相較於背景有一半在日本的《天河撩亂》，以清代小說《品花寶鑑》（1852?）¹爲底本改寫的《世紀末少年愛讀本》乍看之下是一部單純以現代角度重新詮釋中國古典小說的作品，難以從其中找到此作品與日本或吳繼文其他譯作的關聯。本文將試圖指出本書與編輯者、隨筆家須永朝彥（1946-）在 1989 年出版的《世紀末少年誌》與《泰西少年愛讀本》兩本隨筆翻譯集之關係，並且循此線索思索台灣同志文學與日本文化之關係。

¹ 此年代參考魯迅（1981[1925]：256）之說。此書成書年份尚有異說，但大約成書在清中期。

二、文獻回顧及研究方法：台灣同志文學研究中「日本」的缺席

論及台灣同志文學中的跨文化影響，同志相關研究中，或提及台灣於 1987 年解嚴之後，歐美的思想（包含女性主義或者酷兒理論等等）藉由學術風潮吹入台灣，因而造成了同志文學的盛況（林佩苓，2015：11），或提醒了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紀大偉，2017：100），或強調美國的大都會作為台灣同志憧憬的場所（曾秀萍，2012：137），美國顯然舉足輕重。

而關於曾經殖民統治台灣，戰後亦不斷對台灣文化產生影響的日本，則幾乎未曾被重視。紀大偉認為除了美國以外的諸外國「可見度低」（紀大偉，2017：100），而曾秀萍則因為作品的地理與文化背景，認為吳繼文的《世紀末少年愛讀本》與《天河撩亂》這兩部小說是 1990 年代同志小說從對西方大都會的憧憬「轉向東方」的先驅（曾秀萍，2012：137）；然而筆者則認為，雖然吳繼文小說中與日本相關的要素確實較貼近亞洲，但是若要說到同志小說中的「東方要素」，恐怕如白先勇的描寫男同性戀族群的經典小說《孽子》（1983）、朱天文描寫中產階級中年男同志的作品《荒人手記》（1994）等作品中，都已經有相當的日本要素，甚至是同志在中國、日本、台灣的跨國移動，恐怕不須待至吳繼文 1996 年甚至是 1998 年的作品（劉靈均，2015：99）；而且除了台灣同志文學中諸多可見的日本影響外，當代台日之間的同志文化與運動之間，亦有交互影響之處（劉靈均，2017：154-159）。甚至到了 2018 年，也有像是將台灣同志文學「逆輸入」回日本的李琴峰《獨り舞》（2018[2017]）這樣的日語小說（劉靈均，2018）、受到台灣同志運動影響的短歌歌人小佐野彈短歌集《メタリック》（2018）出現，可以看見台灣同志文學、同志運動也撼動了保守的日本文學領域。

當然無可否認，吳繼文在 1990 年代的同志文學作者們當中，是有其特殊之處：在眾多「同志文學」作家中，曾留學日本，獲得碩士學位的吳繼文，相較於其他較少出國或者受歐美影響的作者而言，受到日本的影響應當較深。筆者曾經在討論《天河撩亂》中的日本影響時，綜合作者本人的證言，指出作者描寫東京港邊工業區充滿油污穢物時，明顯受到無政府主義的攝影師、散文家藤原新也散文集《東京漂流》（1983）的影響；而作品中關於男跨女跨性別者的描寫，也令人想起吳繼文曾翻譯過的吉本芭娜娜《廚房》中，由男性變性為女性的主角「母親」（劉靈均，2015）。²

² 《天河撩亂》出版後，王開平在採訪吳繼文時，即指出了《天河撩亂》變性人的橋段，令人想起同是吳繼文翻譯的吉本芭娜娜《哀愁的預感》中主角的「姐姐」（王開平，1998.12.07）。然而觀諸《天河撩亂》姑姑的角色塑造，恐怕是與《廚房》的男主角「母親」（父親於母親死後變性為女性）比較接近。可以推測，王

然而相較於舞台有一部分設定在日本的《天河撩亂》，《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的背景設定在中國清代，也因此，論者如王德威（1999）或江江明（2012）等皆把焦點放在改編的「原著」《品花寶鑑》如何被改編成有當下「同志文學」意義的作品。至於標題中的「世紀末」，張志維認為「世紀末」是指作者將近代歐美的論述嫁接到台灣，並且把原書盛清的時空移轉至書寫當下的時間（20 世紀末），「少年愛」是作者試圖將希臘的少年愛移植到中國清朝相公文化之上，「讀本」則是打破了「寶鑑」具有雙性可能的「鏡像認同」（「鑑」），貼近了當代的男同性戀議題（張志維，1997：75-76），顯然延續了「同志來自歐美」的論調。王靖丰則進一步認為，「世紀末」指的是原書作者陳森（道光咸豐年間人）未能預測（或者爲了文字獄不敢預測）的大清帝國的終末（王靖丰，2012：66-67）。³「世紀末」的概念在兩人的詮釋中似乎也只與西方的世紀末概念有關。

誠如前述，確實從內容看來，吳繼文的小說出道作《世紀末少年愛讀本》不若《天河撩亂》明顯受到日本影響。然而本文將首先（1）確認《世紀末少年愛讀本》與《天河撩亂》之連結關係，並且確認書名借用於須永朝彥《世紀末少年誌》與《泰西少年愛讀本》，（2）循此線索，確認日本文學界也尚未深入研究的隨筆家須永朝彥作品與編輯風格的特色，以及《世紀末少年誌》與《泰西少年愛讀本》之脈絡與內容，特別是在日本相當盛行，但在中文語境中意義並不清楚的「少年愛」，（3）討論吳繼文，如何受到同樣具有編輯者、翻譯者、創作者身份的須永朝彥影響，呈現出怎樣的「少年愛」、「讀本」風貌，並且再現在 1990 年代的台灣。

本論文藉由傳統比較文學之手法，抽絲剝繭釐清吳繼文與須永朝彥兩位時期略有先後的文學作家之影響關係，除了欲證明《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在「改寫中國古典文學」的外衣下，與日本文化乍看之下不明顯，實際卻暗潮洶湧的關係之外，也試圖確認：當時爲了確立「同志」「同性戀」等性少數的主體性，並非只有依靠西方的人權運動之影響，也有人藉由挖掘傳統中的「故事」，來確立性少數主體性的歷史地位及其認同之本質。

三、如何讀出《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的「日本」性

以《世紀末少年愛讀本》與《天河撩亂》二書成爲台灣「同志文學」的重要作家的

開平之所以聯想到《哀愁的預感》，是因爲當時吳繼文翻譯的吉本芭娜娜《廚房》（吉本芭娜娜著、吳繼文譯，1999）尚未出版。原文參照吉本ばなな〈キッチン〉、〈満月 キッチン 2〉，都收入《キッチン》（吉本ばなな，1988）。

³ 筆者認爲，雖然難以想像道光咸豐年間的通俗小說作家陳森可以預見數十年後清朝的「末期」，但是以後設小說手法書寫的吳繼文顯然意識到這是清王朝衰弱前的時機，則殆無疑義。

吳繼文，1955 年出生於台灣南投縣，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從事出版編輯工作。在作為小說家出道之前，曾經在 1980 年代中⁴赴日本廣島大學留學，師事中國古代神話研究大家御手洗勝（1924-）教授，並曾與同樣師事御手洗教授，筆名王璇的西南學院大學教授王孝廉⁵（現已退休，1942-）編譯了御手洗教授的退休紀念論文集（王孝廉、吳繼文編，1988）⁶。他自己創作的作品並不多，目前出版的也只有《世紀末少年愛讀本》與《天河撩亂》二書。

而吳繼文一邊創作《天河撩亂》，一邊進行日本文學的翻譯。作為翻譯家，吳繼文最為人稱道的當是引介並且翻譯了日本小說家吉本芭娜娜（1964-）的作品，最早是 1990 年的《白河夜船》，後來陸續完成了吉本《哀愁的預感》、《廚房》、《蜜月旅行》、《鶉》、《N・P》等書的翻譯，也是由後來出版他自己的兩本小說的時報文化出版；此外，由吳所翻譯、前述散文家藤原新也的另一本散文集《印度放浪》（1972）也在 2014 年出版。正如前述，《天河撩亂》的跨性別相關情節與吉本芭娜娜《廚房》有相當關係，而東京的描寫也受到藤原新也《東京漂流》所影響，可見其翻譯活動正是其創作活動的註腳或者延伸，這或許與他曾在出版社任職有關，擁有對自己的翻譯材料選擇的權力。

《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出版於 1996 年，是以清中期描繪唱戲兼賣色的伶人相公與觀戲買淫的恩客們之間的男色小說《品花寶鑑》為底改寫的翻案作品（詳後述）。《天河撩亂》出版於 1998 年，封面上有「半自傳體小說」等字，背景橫跨戰前到 20 世紀末的台灣與日本，主角是一對「姑姪」，殖民地時期出生的姑姑從男性變為女性之後，在東京經營跨性別酒吧；姪子則是小時因故被送到日本與姑姑相依為命，在日本校園裡發現自己是同性戀，後來又回到台灣欲海浮沉。

兩書的共通特色，除了都描寫了所謂「同志」戀情之外，也都描寫了主角們四處漂蕩無寄的生活。如前述，曾秀萍指出兩作品都有著東亞的視野，然而兩作除了視野相近之外，沒有更接近的連接點嗎？第二部作品《天河撩亂》中對日本的關懷，在出道作《世紀末少年愛讀本》中難道不出現嗎？以下將從（1）《天河撩亂》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兩書的相承關係、（2）書名的借用開始確認《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的「日本」性何在。

相較於較晚出版的《天河撩亂》中日本作品的影響較為明顯，《世紀末少年愛讀本》

⁴ 2017 年新版《天河撩亂》〈新版贅語〉中提及「一九八六年春結束日本的學業返台前……」（吳繼文，2017[1998]：315）。

⁵ 王孝廉已於 2013 年自西南學院大學退休。2015 年以小說《流》獲得直木賞的台籍日語小說家東山彰良（本名王震緒，1968-）即其公子。

⁶ 封面作「御手洗勝博士退官紀念論文集」。

這篇改編自清代陳森的白話小說《品花寶鑑》的作品，是前清文學的改寫、翻案⁷。《品花寶鑑》乃描繪清代唱戲兼賣色的伶人與觀戲買淫的恩客們之間的故事，將兩對恩客與伶人情侶當作主角樣板，像兩組主角一般炙熱純情的最後終成神仙眷屬，團團圓圓，其他過度放縱肉慾者則無好下場。五十萬餘言中有風雅的詩詞對賦，有相公與恩客惺惺相惜的人情味，有寫實描寫性事的場景，甚至也有「異常」性癖描寫場面。《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則將第一人稱「我」以超然於文本的視野設定為《品花寶鑑》其中一位伶人杜琴言的隨從書僮，藉由他的眼睛見證這些人的一切情慾。到了結尾，「我」首先敘述陳森《品花寶鑑》作為清末才子佳人小說的大團圓結局，接著卻又敘述了另一個（作者吳繼文創作的）「真正」結局：主角們最後「實際上」不復相逢，杜琴言在赴普陀山禮佛後本欲自殺卻未死成，最後不知所終；「我」見證了這些荒涼，最後也遁入空門，先至西藏，後又赴日本高野山入門終老（吳繼文，1999[1996]：330-334）。

這樣的改寫方式，經過王靖丰的詳細整理，有以下三個原則：詩詞歌賦、酒令對仗者幾乎全刪；挪動原文章節或者縮短敘述，意在簡短篇幅；不寫「粗鄙」的「人情世故」與性，以莊嚴的態度書寫性事（王靖丰，2012：105-106）。王靖丰在其研究中徹底對照了兩作品各章節情節與描寫上的異同，於此不贅述。

然而前述的《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的結尾中，杜琴言赴普陀山以後不知所終，敘事者「我」則從中國前往日本高野山；《天河撩亂》的主角在故事一開始，正好也是去了上海普陀山禮佛後直奔東京（吳繼文，1998：11）。同樣是從中國往日本「取經」的旅途，出現在兩本書一頭一尾，除了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的末尾與《天河撩亂》的開頭創作時間的重疊（吳繼文，1996：354）⁸有關，更（近乎明示地）暗示兩作主角在時空旅途上有其連貫，也更令人確定「日本」這一要素在解讀《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的關鍵性。

書名裡「世紀末少年愛讀本」這幾個與古典文學不搭襯的詞彙怎麼詮釋呢？張志維認為「世紀末」是指作者將近代歐美的論述嫁接到台灣，並且把原書盛清的時空移轉至書寫當下的時間（20世紀末），「少年愛」是作者試圖將希臘的少年愛移植到中國清朝相公文化之上，「讀本」則是打破了「寶鑑」具有雙性可能的「鏡像認同」（「鑑」），貼近了當代的男同性戀議題（張志維，1997：75-76）。王靖丰則進一步認為，「世紀末」指的是原書作者陳森（道光咸豐年間人）未能預測（或者為了文字獄不敢預測）的大清帝國的終末（王靖丰，2012：66-67）。「世紀末」的概念在兩人的詮釋中似乎也只與西方的世紀末概念有關。

⁷ 或者像江江明認為《世紀末少年愛讀本》是「故事新編」體，視為魯迅《故事新編》式的改寫（江江明，2012）。

⁸ 該書〈後記〉在該書二版（1999）時大幅度刪修，此段已被刪除。

然而關於書名，過去並無論者提及此書名與須永曾經在 1989 年出版的《世紀末少年誌》與《泰西少年愛讀本》有所雷同，而在筆者於 2016 年與作者吳繼文的訪談⁹中，吳繼文則坦承當時讀了《世紀末少年誌》，《泰西少年愛讀本》則只知書名未讀其書，《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的書名正是採了此兩書書名而來。《世紀末少年誌》與《泰西少年愛讀本》均為選集，內容多樣而龐雜，以下將先介紹華文世界較少為人所知的須永朝彥其人及其作品，並簡介《世紀末少年誌》與《泰西少年愛讀本》二書，藉以觀察其與吳繼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之相似處。

四、須永朝彥的作品與其「翻譯」

須永朝彥 1946 年出生於日本栃木縣，1970 年代初先是以和歌歌人的身份出現在文壇，之後則有小說創作、戲劇評論、古典新譯、文藝評論等各種類型作品問世。創作文類多元的他，創作主題包括和歌、歌舞伎、歐洲與日本的中世紀、吸血鬼、怪談、少年愛等等。博學的他同時多線進行寫實與非寫實的跨越文類的書寫。他的小說中難解的中世紀、吸血鬼等相關要素可以從他撰寫的散文、搜集編纂編譯的日本國內外文學作品中找到解答；相反的，他的散文、編輯作品中博學的世界，在他的小說中則奇妙的得到了結合。

其小說作品爾後集結成《須永朝彥小說全集》(1997)，觀其內容，背景設定可能是中世紀的吸血鬼故事(〈就眠儀式〉)，有以(幻想的)數世紀以前的西歐或南歐為背景(〈西班牙葡萄牙綺譚〉、〈巴伐利亞童話集〉)，或是以平安時代末期的日本為背景(〈滅紫篇〉)。小說的背景看來五花八門，但是可見數個共通點。首先，小說內使用的文字雖然是以現代日語為主，卻是以「舊假名使用法」(旧仮名遣い)，並且刻意使用許多常用漢字表以外的漢字(非常用漢字)，讓文章看起來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白話文學作品；小說的背景幾乎都設定在「現在的日本」以外的世界，並詳細描繪場景、細部設定等等，搭配前述的舊假名、非常用漢字、舊漢字，營造出一個與「現在的日本」極端異質的空間；無論是何種題材的小說作品，中間都穿插了俳句、和歌以及歌舞伎之要素。

須永的所有的小說作品中，一以貫之的就是對少男的青春與身體崇拜的少年愛。在各種不同的時代背景中，少年的青春俊美一以貫之成為他所有小說的主題。

那麼，什麼是「少年愛」呢？依照須永的說明，日語中的「少年愛」一詞是德文的

⁹ 2016 年 7 月於台灣大學。

Knabenliebe 一語的譯語，是男性對少男的慾望，大約與日本古語中「若眾道」（或簡稱「眾道」、或稱「稚兒」）相通。而若眾道不只日本，在許多文化中都有類似但不盡相同的相關習慣；而在過去的日本，由於「若眾道」是男性，所以也與「眾道」跟中國傳來的「男色」一詞也大致相符（須永朝彥，1989a：26-27）。

戰後，對「少年愛」的定義最重要的人物，當然是須永朝彥也自承師承的小說家、散文家稻垣足穗（1900-1977）。曾經師事小說家佐藤春夫的稻垣，曾經以《少年愛的美學》（1968）一書與井上靖一起獲得日本文學大賞。他的散文作品，包括著名的〈A 感覺與 V 感覺〉（《群像》雜誌 1954 年 7-9 月）用奇妙的方法描述了男性肛門性交（A = anus）感覺與陰道性交（V = vagina）的快感不同後，廣援博引古今中外對於性快感的描寫比較，並且將其用以解釋對美少年的愛之美好，《少年愛的美學》則是其集大成（稻垣足穗，2001[1954]：255-297）。須永認為相對於稻垣獵奇刺激的散文作品，由於其小說中不描寫對少年的性慾，並且將對少年的（純粹的 / 無性的）愛與他其他有興趣的主題，即「天體」、「對飛機的憧憬」、「電影」作為書寫的「客體」並列，所以讓小說中的「少年愛」看起來純粹許多（須永朝彥，1989a：28）。

須永朝彥訪問中自云師承稻垣足穗，觀其小說作品，則可看出他也刻意不在小說中大肆進行性的描寫，而是以異國情調來烘托少年純粹的美。但是在散文作品上，相較於稻垣建立了「A 感覺與 V 感覺」這樣特異獨行的性快感觀念，須永則基本上刻意迴避了關於性快感的描寫，而是在少年愛這個主題上面念茲在茲的從東西方古典之中挖掘可以被辨識為「少年愛」或「同性戀」的東西。

在個人的小說創作和其他文類的關係上，須永和稻垣都是讓自己的其他文類創作來幫自己的小說做註解。稻垣曾經說過，自己所有的創作都是為自己的小說處女作《一千一秒物語》做註解；而依照 1997 年出版的《須永朝彥小說全集》中，由東雅夫為之編輯的〈解題〉中，可以發現其收錄的小說除了幾篇是於 1990 年代前半發表之外，絕大部分發表於 1970 年至 1980 年（東雅夫，1997：529-538），而其 1980 年以後所出的作品，則以散文、傳記等寫實（non-fiction）文類為主。須永也自承，自己無論是和歌或者是小說的創作都大幅減少，以至於自己變成以「文藝評論家」為人所知（須永朝彥，1997：539）。

在「世紀末」即將到來的 1989 年，須永先後出版了《世紀末少年誌》與《泰西少年愛讀本》兩書。1989 年 2 月出版的《世紀末少年誌》，文章大多發表在 1984 年以後，內容從文類到題材包山包海：有與少年愛相關的古今東西詩歌選集、介紹作家稻垣足穗、江戶川亂步（1894-1965）、谷崎潤一郎（1886-1965）與同性戀、少年愛的關係的散文、電影及劇場評論、以西洋的少年愛故事或電影為題材的和歌、中國的唐詩選譯、吸血鬼、

日本的「稚子」文學等等（詳參附錄表一）。一見內容相當駁雜，不過主題都圍繞著少年愛或者美男子，而且主題都與須永 1970 年代發表的小說有密切關係，而正如前述，觀諸《世紀末少年誌》的描寫，對於美少年、美男子的描寫大多是頹廢的、唯美的、去性化的形象，與「身體力行」體會並描寫「A 感覺與 V 感覺」的稻垣足穗有所差異。須永自承他選進「誌」中的「少年」：

對我而言，現實中的少年的存在並沒有這麼蠱惑人，重要的是那個〔image〕。而這個 image，大概也是既特殊又陳腐的吧。（須永朝彥，1989d：250）

同年稍晚出版的《泰西少年愛讀本》（1989），前半是與後來也成為小說家的翻譯家南條竹則（1958-）「共譯」的英國 19 世紀末的「少年愛」詩歌、短篇小說作品（詳參附錄表二），後半則是南條所寫的〈英國世紀末文學之周邊〉、須永寫的〈泰西少年愛文藝史〉、〈偵探小說與同性戀〉、〈泰西少年愛、同性戀文獻一覽〉等介紹資料。雖然前半的翻譯僅限於英國 19 世紀末的作品，但後半須永的論述則相當有野心的從希臘、羅馬時代開始一路說到 20 世紀。

然而依據須永本人的證言，他其實並不擅長任何外語。《泰西少年愛讀本》前半翻譯，是由研究英國文學的南條先翻譯成較為白話的語言之後，再由須永翻成較為古雅的文字（須永朝彥編著、南條竹則共譯，1989：302），其中詩歌的部分甚至用上了古典的日語文法。這樣的文體是與現代的日語有相當差異的，營造出了一個異質的語言空間。¹⁰

在閱讀包括這兩本在內的須永的作品時，首先不得不注意的正是這樣的語言現象：雖然使用的仍是現代日語，但是藉由使用歷史假名用法（「歷史假名遣」）、非常用漢字，讓古今東西的文章看起來都像是明治、大正時期的文字。而當他的所謂「翻譯」也採用這樣的文字時，就已經不只是將內容翻譯成現代日語，更刻意用文字的外型來營造出迥異於當下的氛圍。

而其選擇翻譯原典，收成選集的過程，則是另一種的「翻譯」：當他將崔國輔的〈長樂少年行〉、王維的〈少年行〉、〈相思〉、〈竹里館〉、蘇東坡的〈荷葉〉、謝朓、李白的〈玉階怨〉都收入《世紀末少年誌》中〈譯詩 少年行〉（須永朝彥，1989b：204-207）一節，並將之日譯時，光是將這些詩收在一起並給了一個新題名，就已經是藉由中國的詩歌再度確定並再生產了「少年行」與「少年愛」等詞彙的意義，甚至讓原先並不見得讓人能

¹⁰ 須永甚至連寫 blog 或者與筆者通電子郵件，都是用「歷史假名用法」，也常常使用非常用漢字。也可參考其 blog「須永朝彥の埴科便り」：<http://d.hatena.ne.jp/a-sunaga/>。

夠讀出對少年的情感的文章得到了新的意義。同樣的，當他將希臘羅馬時代的男性同性性交（並非近代的戀愛）、普魯士國王路德維希二世與華格納的戀情、日本中世文學的「若眾」、江戶川亂步小說中的情節、甚至自己的小說全部收進同一本書裡時，也同時定義了「少年愛」。而日後從事大量選集（anthology）工作，甚至聲稱「難不成編輯選集是我的天職嗎！」（須永朝彥，2004：49）的須永，其選集方法大多是圍繞著一個主題，揀選古今世界各地的相關文章，包括與東雅夫合編的「書物的王國」系列 20 大冊¹¹。換句話說，就這兩本書而言，「少年愛」這個詞彙，都被來自世界各國、不同時代的文本重新的「定義」、「翻譯」過一次。

不只作為「翻譯者」，同時作為握有選擇翻譯材料的「編輯者」，須永對翻譯的材料、甚至翻譯的語言表現方式都擁有更多的自主權。不只是將自己覺得有趣的作品從各種語言翻譯成了現代日語，又藉由翻譯作品的選材，將他關心的主題與詞彙重新定義，也是另外一種「翻譯」，反而是作品為不同語言中的特定詞彙做了註腳。

五、《世紀末少年誌》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的相似處

爬梳了兩人的背景與作品之後，可以從《世紀末少年誌》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二書中找到以下相關、相似處。

首先在形式上，古典的想像與翻案是須永朝彥創作的一大泉源，在《世紀末少年誌》中，除了有用白話文改寫的〈新釋 松帆浦物語〉（須永朝彥，1989c：208-219）（原文作者未詳，約成書於室町幕府時代後期〔約為中國明初〕，恰巧也是時代的終末）外，也評論當紅的歌舞伎演員五代目坂東玉三郎（1950-）、與歌舞伎研究大家郡司正勝（1913-1998）對談與「歌仙」¹²，而這顯然與須永與郡司在 1976 年續補了部分散逸的傳統歌舞伎演目《櫻姬》（也是與男色有關的演目），而五代目坂東玉三郎演出女主角櫻姬，演技深得須永讚賞有關。《世紀末少年愛讀本》之所以借用這書名，顯然也與古典的想像與翻案是有關的。

而《世紀末少年愛讀本》中的「王朝末期」、「戲劇」、「美男子」、「演員」等要素，剛好也是《世紀末少年誌》中各篇文章不斷出現的主題。參考附錄表一的《世紀末少年

¹¹ 「書物の王国」系列選集，共 20 卷（国書刊行会出版，1997-2000）。其中與「少年愛」相關的至少就有第 8 冊《美少年》（1997）、第 9 冊《両性具有》（1998）、第 10 冊《同性愛》（1999）、第 20 冊《義經》（2000）。

¹² 「連歌」是兩人以上互相唱和的一種和歌形式，而「歌仙」則是「連歌」的一種形式，即眾人總共須詠 36 首。

誌》的內容，我們可以看見，許多都恰巧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共通。所以「世紀末少年愛」諸字，除了西方的「世紀末」、「少年愛」的意義之外，顯然也應該參考須永朝彥作品來自日本的脈絡：「少年愛」這個從日本來的字裡面。

而兩書在描寫「少年愛」的「性」上，《世紀末少年誌》的散文除去少數引用他人的段落之外，幾乎完全不提；《世紀末少年愛讀本》雖然有性相關的描寫，但是並非由主要角色實踐，僅是一支線情節（王德威，1999：344），而且描寫並不唯美，而是讓人覺得恐怖不安；在其後記中，則是用佛教的觀點「比附」了希臘少年愛（吳繼文，1999[1996]：350）。不管是不提性事的書寫或者令人對性不安的書寫，一來都相當程度的以東方的角度詮釋「少年愛」，與希臘「少年愛」概念顯有距離，二來也顯然與日本「少年愛」論述的始祖稻垣足穗的書寫方式大異其趣。而不論是《世紀末少年愛讀本》或是《天河撩亂》，對於性的描寫都採取了前述「荒涼」的筆觸，這與 1990 年代台灣同志文學中普遍對同性戀性愛的積極、正面描寫相比亦有所不同。雖然不能指出其直接傳承關係，但某個程度上，吳繼文在選擇對性的書寫方式時應該有可能受到須永朝彥《世紀末少年誌》的影響或共鳴。

而最重要的是，須永與吳繼文兩位作者都試圖在書中「指出」「少年愛」：不管是須永書中的諸多題材，或者是吳繼文改寫的清朝小說《品花寶鑑》，都必須要重新詮釋、改寫成小說才能夠重新符合兩人對「少年愛」的定義。但是「少年」入了書名，就逼著讀者必須要想辦法從作品中讀出「少年愛」以及與之相關的「同性戀」主題。不管是世紀末少年「誌」或者是世紀末／泰西少年愛「讀本」的編纂或書寫，須永和吳繼文都從過去的文學中挑選了作品，並明示暗示地「指出」了原作品中（可能）是「少年愛」的部分。

而在兩人的書寫之中，不管是現代文學還是古典文學，在「翻譯」或者「改寫」成現代語，或者是「編輯」之後出版的同時，也就重新以現代的觀念重新詮釋了過去的作品，同時也把現代的觀念放在了過去的時空。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寫成後設小說，並且拒絕自己的小說成爲《品花寶鑑》白話版（吳繼文，1999[1996]：349）的吳繼文自不待言，將許多日本古典文學「翻譯」成現代語並且編成選集的須永，應該也對於「翻譯」、「改寫」、「編輯」的這部分的機能不陌生。而在 1990 年代後半之後，須永朝彥主要投身於編輯業，後來在 2002 年出了《美少年日本史》，把從古至今的美少年如何利用其美貌與色藝，或直接干政，或在軍隊中提振士氣，或振興當代影藝事業，從而影響從古至今日本國的「歷史」的細節鉅細靡遺地寫成一本書；¹³吳繼文接著寫的《天河撩亂》

¹³ 此處承蒙政治大學吳佩珍教授提醒，謹此申謝。

則把視野從前清的北京與江南拉到戰後的中國、台灣與日本，試圖將性別認同飄移不定的人們的存在時間從古代拉到今日，空間上更拉開至整個東亞，並且在小說中參入更多諸如日本安保抗爭、台灣戰後白色恐怖等「歷史」的要素；兩者都可窺見從性少數立場「重述國家歷史」的野心。其後兩人雖近二十年遲無小說新作，然須永依舊不斷編撰相關主題書籍，吳繼文則不斷有與作品相關的翻譯作品。兩者仍然以「編輯」、「改寫」等方式在為自己的創作作註，或許也難以「巧合」來形容。

六、小結：整理「前朝」故事，改寫歷史與文學史

在台灣，「同志文學」的創作與研究在 1990 年代以後成為顯學。作為「同志文學」重要作品作者的「小說家」吳繼文已經有一些研究成果；然而作為「翻譯家」的吳繼文則較少研究者進行關注。另一方面，在台灣，「同志文學」相關起源的研究，一般都認為是以西方女性主義、性別理論在學院中被「翻譯」進台灣為主，然而其中的日本文化潛流與日本相關描寫則未有系統性的探討。這或許是台灣同志文學的研究者大抵來自中文系、外文系、台文系，不容易注意到戰後日本文學文化與台灣同志文學的關係；復以日治時期台灣類似「同志」情感之作品較少，¹⁴對同志有興趣的研究者不易想像日本與台灣「同志」之淵源。

本文首先介紹吳繼文的第二部作品《天河撩亂》中受到日本文學的直接影響，並且提示吳繼文同時作為一個翻譯家，其小說家與翻譯家的工作是相互作註的；接著確認第一部作品《世紀末少年愛讀本》與第二部作品《天河撩亂》之關係；在確認了須永朝彥的寫作風格與方式後，以吳繼文向須永朝彥借用書名之事實為中心，比較《世紀末少年愛讀本》與《世紀末少年誌》內容及結構上的相同處，並且確認兩人遊走在「編輯者」、「翻譯家」、「小說家」三種身份之間，辨認出「少年愛」的存在，為他們心目中的「少年愛」做了定義，而此定義則是經過「東方」詮釋的，未必完全是從歐美舶來的。

這種「翻譯」，進入了日本「少年愛」、台灣「同志文學」的詮釋體系中，提供了另外一個觀看「少年愛」、「同性戀」的視角。藉由觀察這條翻譯的路徑，我們可以知道：「少年愛」、「同性戀」可能不見得全然「西方」，也不見得全然「新穎」，甚至可能看來「去性」、「保守」，但是翻譯、編輯舊的東西，整理前朝故事，也具有推動、重新反省所謂「前衛」觀念，甚至重寫國家歷史的可能。

¹⁴ 當然不能遺漏「宛如女同志」情誼的楊千鶴〈花開時節〉(1942) 或者有男性間「憐惜」之情的巫永福〈慾〉(1941) (紀大偉, 2017: 109-110)。

而藉由類似本文這樣反覆對「日本要素」抽絲剝繭的方式去理解同志文學中被遺忘的「前朝」「日本」，或許能夠更深入同志研究中「歐美起源」以外的「東亞要素」，建立更立體的「同志」文化互相影響的地圖，找到台灣同志文學史中所受外部影響的新脈絡。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王孝廉、吳繼文編，1988，《神與神話》，台北：聯經。[Wang, Xiao-lian & Wu, Ji-wen. (Eds.). (1988). *Gods and Mythology*.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 王開平，1998.12.07，〈主題人物 吳繼文 行雲人消息〉，《聯合報》，第 48 版。[Wang, Kai-ping. (1998.12.07). Topic Person: Wu Ji-wen. *United Daily News*, p. 48.]
- 王靖丰，2012，〈《品花寶鑑》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研究——以《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為觀察主軸〉，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Wang, Ching-feng. (2012). The Study of “Pin Hua Bao Jian” and “Century Juvenile Love Story”—Take Ji-wun, Wu’s “Century Juvenile Love Story” as the Observation.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
- 王德威，1999，〈從《品花寶鑑》到《世紀末少年愛讀本》〉，收錄於吳繼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二版），台北：時報，頁 336-345。[Wang, David Der-wei. (1999). From *Pin Hua Bao Jian* to *The Reader of Shonen-ai of the Fin de Siècle*. In Ji-wen Wu, *The Reader of Shonen-ai of the Fin de Siècle* (2nd ed.) (pp. 336-345).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 吉本芭娜娜著、吳繼文譯，1999，《廚房》，台北：時報。[Yoshimoto, Banana. (1999). *Kitchen* (Ji-wen Wu, Trans.).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 江江明，2012，〈論當代台港「故事新編體」華文小說（1949-2006）〉，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Jiang, Jiang-ming. (2012). *On “Story-Rewritten” Chinese Novel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1949-2006)*.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anghua, Taiwan.]
- 吳繼文，1996，〈後記〉，收錄於吳繼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台北：時報，頁 350-358。[Wu, Ji-wen. (1996). Postscript. In Ji-wen Wu, *The Reader of Shonen-ai of the Fin de Siècle* (pp. 350-358).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 吳繼文，1998，《天河撩亂》，台北：時報。[Wu, Ji-wen. (1998). *Galaxy’s in Ecstasy*.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 吳繼文，1999[1996]，《世紀末少年愛讀本》（二版），台北：時報。[Wu, Ji-wen. (1999 [1996]). *The Reader of Shonen-ai of the Fin de Siècle* (2nd ed.).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 吳繼文，2017[1998]，《天河撩亂》，台北：寶瓶文化。(20 周年復刻版) [Wu, Ji-wen. (2017[1998]). *Galaxy's in Ecstasy*. Taipei: Aquarius Publishing. (The 20th Anniversary Reprint)]
- 林佩苓，2015，《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台灣當代菁英女同志小說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Lin, Pei-ling. (2015). *Nestling in-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Margins: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Novels of Lesbian Elites in Taiwan*. Taipei: Hsiu-wei Informaton.]
- 紀大偉，2017，《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台北：聯經。[Chi, Ta-wei. (2017). *A Queer Invention in Taiwan: A History of Tongzhi Literature*.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 張志維，1997，〈穿越「鏡像誤識」：閱讀《品花寶鑑》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中外文學》，第 26 卷第 3 期，頁 68-101。[Chang, Chih-wei. (1997). Triple Méconnaissance in the Queer Mirrors of Male Love: Between *P'in-hua Pao-chien* and *Shih-chi-mo-shao-nien-ai Tu-pên*. *Chung-wai Literature*, 26(3), 68-101.]
- 曾秀萍，2012，〈台灣小說中同志 / 跨性別書寫的家國想像 (1990-2010)〉，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Tseng, Hsiu-ping. (2012). *The Homeland Imaginary of the Homosexual / Transgender Novels in Taiwan (1990-2010)*.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魯迅，1981[1925]，《中國小說史略》，收錄於魯迅，《魯迅全集》第 9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Lu, Xun. (1981[1925]).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Novels*. In Xun Lu, *The Complete Work of Lu Xun: Vol. 9*.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劉靈均，2018，〈隔著非母語的薄膜，書寫從日本走向世界的臺灣女同志——李琴峰《獨舞》〉，說書，<https://sobooks.tw/hitorimai/>，瀏覽日期：2018.08.01。[Liu, Ariel Ling-chun. (2018). Depicting a Taiwan Lesbian Moving from Japan toward the World, with Non-Native Language: Li Kotomi's *Solodance*. Speaking of Books. Retrieved August 1, 2018, from <https://sobooks.tw/hitorimai/>.]

二、日文書目

- 稻垣足穗，2001[1954]，〈A 感覺と V 感覺〉，收錄於稻垣足穗著、萩原幸子編，《稻垣足穗全集 4 少年愛の美学》，東京：筑摩書房，頁 255-297。[Inagaki, Taruho. (2001[1954]). The A Feeling and the V Feeling. In Taruho Inagaki, *The Complete Work of Inagaki Taruho: Vol. 4. The Beauty of Shonen-ai* (Sachiko Hagiwara, Eds.) (pp. 255-297). Tokyo: Tsukuma Shobo.]

- 小佐野彈，2018，《メタリック》，東京：短歌研究社。[Osano, Dan. (2018). *Metallic*. Tokyo: Tanka Kenkyusha.]
- 須永朝彦，1989a，〈少年愛の苦学——稲垣足穂〉，收錄於須永朝彦，《世紀末少年誌》，東京：ペヨトル書房，頁 26-37。[Sunaga, Asahiko. (1989a). Questing for the Shonen-ai: Inagaki Taruho. In Asahiko Sunaga, *Album de la Jeunesse à la Fin de Siècle* (pp. 26-37). Tokyo: Peyotl Shobo.]
- 須永朝彦，1989b，〈訳詩 少年行〉，收錄於須永朝彦，《世紀末少年誌》，東京：ペヨトル書房，頁 204-207。[Sunaga, Asahiko. (1989b). Shonenkou: Poem Translated. In Asahiko Sunaga, *Album de la Jeunesse à la Fin de Siècle* (pp. 204-207). Tokyo: Peyotl Shobo.]
- 須永朝彦，1989c，〈新釋 松帆浦物語〉，收錄於須永朝彦，《世紀末少年誌》，東京：ペヨトル書房，頁 208-219。[Sunaga, Asahiko. (1989c). Story of Matsuhonoura: New Interpretation. In Asahiko Sunaga, *Album de la Jeunesse à la Fin de Siècle* (pp. 208-219). Tokyo: Peyotl Shobo.]
- 須永朝彦，1989d，〈後記〉，收錄於須永朝彦，《世紀末少年誌》，東京：ペヨトル書房，頁 250-251。[Sunaga, Asahiko. (1989d). Postscript. In Asahiko Sunaga, *Album de la Jeunesse à la Fin de Siècle* (pp. 250-251). Tokyo: Peyotl Shobo.]
- 須永朝彦，1997，〈後記〉，收錄於須永朝彦，《須永朝彦小説全集》，東京：国書刊行会，頁 539-540。[Sunaga, Asahiko. (1997). Postscript. In Asahiko Sunaga, *The Complete Novel Work of Sunaga Asahiko* (pp. 539-540). Tokyo: Kokusho Kankokai.]
- 須永朝彦，2004，〈今を昔に——古典の現代語訳〉，《図書》，第 663 号，頁 48-50。[Sunaga, Asahiko. (2004). Taking the Present to the Past. *Tosho*, 663, 48-50.]
- 須永朝彦編著、南條竹則共譯，1989，《泰西少年愛読本》，東京：新書館。[Sunaga, Asahiko & Nanjo, Takenori. (Eds. & Trans.). (1989). *The Shonen-ai Reader of the West*. Tokyo: Shinshokan.]
- 東雅夫，1997，〈解題〉，收錄於須永朝彦，《須永朝彦小説全集》，東京：国書刊行会，頁 527-538。[Higashi, Masao. (1997). Note. In Asahiko Sunaga, *The Complete Novel Work of Sunaga Asahiko* (pp. 527-538). Tokyo: Kokusho Kankokai.]
- 藤原新也，1983，《東京漂流》，東京：情報センター出版局。[Fujiwara, Shinya. (1983). *Tokyo Drifting*. Tokyo: Joho Center Shuppan Kyoku.]
- 吉本ばなな，1988，《キッチン》，東京：福武書店。[Yoshimoto, Banana. (1988). *Kitchen*. Tokyo: Fukutake Shoten.]
- 劉靈均，2015，〈吳繼文『天河撩乱』における「同志」と「東京」〉，《野草》，第 95 期，頁 98-115。[Liu, Ariel Ling-chun. (2015). Tongzhi/LGBT and Tokyo in Wu Ji-wen's *Galaxy's in Ecstasy*. *Yasou*, 95, 98-115.]

- 劉靈均，2017，〈日台間における性的マイノリティ文化の相互交渉：台湾の「同志文学」を手がかりに〉，收錄於陳來幸、北波道子、岡野翔太編，《交錯する台湾認識 見え隠れする「国家」と「人びと」》，東京：勉誠出版，頁 154-159。[Liu, Ariel Ling-chun. (2017). The Exchange of the Sexual Minority Culture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In the View of Taiwanese Tongzhi Literature. In Laixing Chen, Michiko Kitaba & Shota Okano (Eds.), *The Crossing Understanding of Taiwan: The Nations and the People Which Appear and Hide* (pp. 154-159). Tokyo: Bensei Shuppan.]
- 李琴峰，2018[2017]，《独り舞》，東京：講談社。[Li, Kotomi. (2018[2017]). *Solo Dance*. Tokyo: Kodansha.]

附錄

附錄表一 須永朝彥《世紀末少年誌》篇名中譯、文類與內容

篇名（中譯）	文類	內容等附註
少年譜	詩文圖選	收錄古今海內外「少年」書寫與圖版，內有多數譯文，中國文學部分為須永自譯
少年愛的苦學——稻垣足穗	文學評論散文	
亂步隱藏的熱情——江戶川亂步與同性戀	文學評論散文	
天狗，或者美少年誘拐者	文學評論散文	
近代雙面譚——谷崎潤一郎的雙性人嗜好	文學評論散文	
白鳥王的夢與真實——路德維希二世與歌劇	歷史散文	以路德維希二世為題
白鳥五衰	短歌	以路德維希二世為題
美少年與少女漫畫	漫畫評論散文	評論有少年愛情節的少女漫畫
回憶的都城、回憶的帝國——世紀末的維也納	歷史散文	
開扇——Madam Nostal	散文、短歌	以想像中的歐洲中世紀為背景
世紀末逼近，白服便纏身	歷史散文	
甘甜香氣的隊長	文學評論散文	討論法國詩人 Robert de Montesquiou (1893-1921) 《Le Chef des Odeurs Suaves》(1907)
緋色的研究——紅色名字的小說	文學評論散文	
夜晚啊，城堡啊——吸血鬼夜話	文學評論散文	
幻想怪奇小說一百冊	奇幻文學書單	
血與砂——鬥牛與鬥牛舞	藝術評論散文	

篇名（中譯）	文類	內容等附註
Valentino Tango	電影評論散文	
跳舞的伊卡洛斯的軌跡 ——Herbert Ross 《Nijinsky》	電影評論散文	
大導演的肖像—— 《Visconti Film Album》	電影評論散文	評論電影導演 Luchino Visconti (1906-76)之傳記
片翳——詠舞台	短歌	以舞台劇、電影為題詠短歌
歌舞伎的偶像	歌舞伎評論	五代目坂東玉三郎
玉三郎的現在與將來	歌舞伎評論	五代目坂東玉三郎
玉三郎與鏡花劇	歌舞伎評論	五代目坂東玉三郎
異象的藝能——草創期的 歌舞伎	歌舞伎對談（與郡司正勝對 談）	
歌仙 轉生之卷——紀念 《櫻姬東文章》第五次公演	「歌仙」長連歌（三十六句） （與郡司正勝合詠）	《櫻姬東文章》由五代目坂東 玉三郎主演
喝食	短歌	
譯詩 少年行	唐詩翻譯	崔國輔〈長樂少年行〉、王維 〈少年行〉、〈相思〉、〈竹里 館〉、蘇東坡〈荷葉〉、謝朓〈玉 階怨〉、李白〈玉階怨〉
新釋 松帆浦物語	稚兒（男色）文學口語譯	
蘭之祝福	小說	
多瑙河的漣漪	小說	以幻想中的西歐為背景
海之音——出自《西班牙 葡萄牙綺譚》	小說	以幻想中的伊比利半島為背 景

附錄表二 須永朝彥與南條竹則合譯《泰西少年愛讀本》第一部原文篇名及文類

篇名	作者	文類
The Priest and the Acolyte, 1894	John Francis Bloxam, 1873-1928	小說
Apollo in Picardy, 1895	Walter Pater, 1839-1894	
The Pupil, 1891	Henry James, 1843-1916	
The Prussian Officer, 1914	D. H. Laurence, 1885-1930	
Ballade of Boys Bathing, 1890	Baron Corvo (Frederick William Rolfe), 1860-1913	詩歌
In Honorem Doriani Creatorisque Suis, ?	Lionel Pigot Johnson, 1867-1902	
Two Loves, 1894	Lord Alfred Douglas, 1870-1945	
The Legend of Spinello of Arezzo, 1894	Lord Alfred Douglas, 1870-1945	
At Dawn, 1894	不詳	

**From East-Asian *Shonen-ai* to Taiwanese *Tongzhi*:
Wu Ji-wen's *The Reader of Shonen-ai of the Fin de Siècle* and
Sunaga Asahiko**

Liu, Ariel Ling-chun

**Specially-Appointed Lecturer, Faculty of Humanities, Law and Economics,
Mie University, Japan**

Abstract

Wu Ji-wen's novel *The Reader of Shonen-ai of the Fin de Siècle* (*RSFS*) (世紀末少年愛讀本) is a masterpiece within the *tongzhi* (LGBT) literature boom in the 1990s in Taiwan. Wu represented the sex scenes and love affairs from Chen Sen's *Pinhuabaojian* (*PHBJ*) (品花寶鑑), a pederasty novel written in middle Ching Dynasty of China, making *RSFS* as a modern work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tongzhi* literature in Taiwan.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overlooked the fact that Wu received his master degree in philosophy from Hiroshima University in Japan, and translated a number of Japanese novels approximately at the same time he published *RSFS*. Therefore, I will argue that to better understand Wu's *RSFS*, we should reconsider how his writing was influenced by Japanese culture and his translation work.

At first glance, *RPFS* reads like nothing more than a new edition of a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so it's difficult to fi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RSFS* and the translation work of Wu. In this study, I will further (1) confirm the relationship of Wu's *RSFS* and his second novel *Galaxy's in Ecstasy* (天河撩亂), and show that the title of *RSFS* is integrated from those of two books by Japanese essayist Sunaga Asahiko, *Album de la Jeunesse à la Fin de Siècle* (*AJFS*) (世紀末少年誌) and *The Reader of Shonen-ai in the West* (*RSW*) (泰西少年愛讀本), (2) investigate the writing styles and the editorial work of the understudied essayist Sunaga, the contents of *AJFS* and *RSW*, and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shonen-ai* (少年愛) in both Japanese and Chinese contexts, and (3) discuss how Wu was affected by Sunaga, who was also an editor, a translator, and a writer like Wu, and how Wu created a new *Reader of Shonen-ai* in Taiwan in the 1990s.

Keywords: *Shonen-ai*, translation, the history of *tongzhi* literature, adaptation novel, Japaneseness